

活得有质量的——既要能满足社会对自己的需要，也要让社会能满足自己的需要——这就是生活的质量。因而，月光下、篝火旁、河水边、蒙古包前，儿子一旦沉浸在音乐中，便如展开了双翅在幸福的飞翔；而一旦被那根“脐带”紧紧拽住，他又陷入了寸步难行的桎梏。

由此不难看出，悲剧的根源往往就在于两难选择！毕竟，阿鲁斯的青春年华是需要事业支撑，需要为社会做贡献，继而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。就在“自古忠孝难两全”的悖论中，他应怎样度过每一个“明天”，都是观众与他一同思考的问题。虽然有人说：“尽忠，就是最大的尽孝。”那么，尽孝，就是最好的“尽忠”吗？儿子为难了，太为难了！照顾妈妈，就不能工作；去工作，就不能照顾妈妈。怎么办？影片的矛盾冲突就在渐进式推动中，试图做出更多的探索。

“祸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祸之所伏。”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。是规律，就不可能违背。当母亲在偶尔清醒时，为什么一定要儿子带着她行程万里去寻找那棵“奇树”？最终，母亲在幻视与幻听的“欢喜”中，自顾自地走向夜幕中那个“幻境”时，儿子为什么不再随着“脐带”的牵绊，再紧跟妈妈的

脚步？最终，为什么是儿子独自找到了那棵“生死相依”的“奇树”？影片结束了，观众却意犹未尽：“儿子还会继续寻找母亲，并把她带到树下吗？”还是“母亲一旦来到这棵树下，记忆力就恢复了？”抑或是“依照草原上古老的习俗，自知即将步入另一个世界的老人，会不辞而别地永远消失在亲人不知道的什么地方？”

一连串的困惑，将《脐带》紧紧缠绕着我们的思考，却没有答案。于是，观众被影片牵引着却进入到人人几乎都摆脱不了的道德层面：“久病床前无孝子吗？”“你养我小、我能在生存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养你老”吗？而由此辐射出来的问题，关涉到医学科学的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方方面面：既激励着怀有“仁心”的医者对阿尔兹海默症的攻破付出更大的努，也让处于倒三角家庭结构中的中青年思考：如何让老龄群体更有生存的安全感？一切的一切，就是这部影片留给我们最大的研究课题。为此，该片已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“亚洲未来单元”，并在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被授予“最佳技术奖”，就是实至名归的。

（李树榕，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理事，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；苏蕊冉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）